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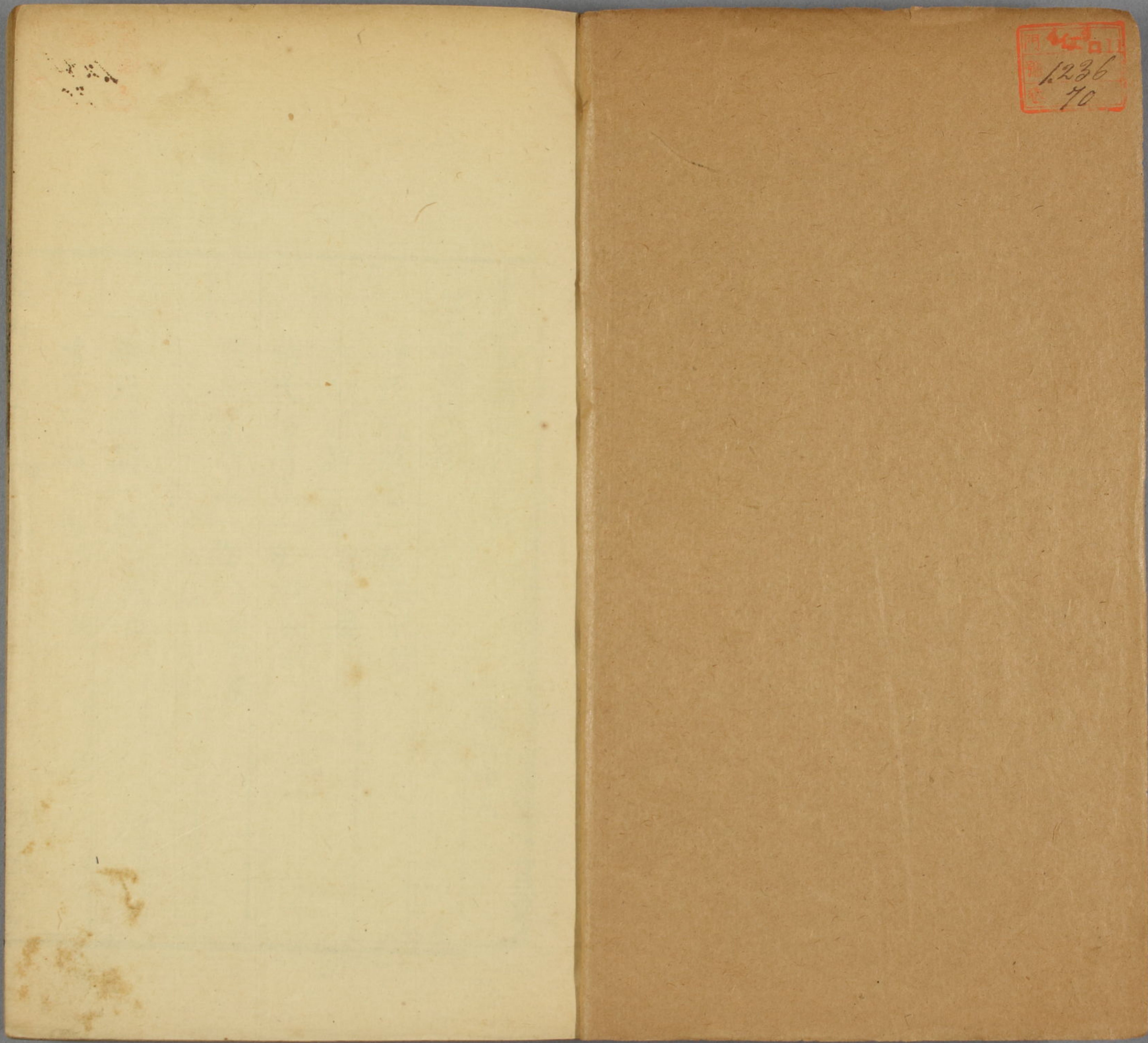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70

七十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八

子編儒家類

孫氏成敗志一卷 晉孫毓

古今通論一卷 晉王嬰

蔡氏化清經一卷 晉蔡洪

夏侯子新論一卷 晉夏侯湛

太元經一卷 晉楊泉

華氏新論一卷 晉華譚

梅氏新論一卷 晉梅氏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一 娜嬛館補校

志林新書一卷 晉虞喜

廣林一卷 晉虞喜

釋滯一卷 晉虞喜

通疑一卷 晉虞喜

干子一卷 晉干寶

閎論一卷 晉蔡韶

顧子一卷 晉顧夷

要覽一卷 晉呂竦

正覽一卷 梁周捨

讀書記一卷 隋王劭

續說苑一卷 唐劉昫

賈子一卷 缺

孫氏成敗志一卷晉孫毓撰毓有毛詩異同評春秋
左氏傳賈服異同畧均著錄經部此書以成敗立名
蓋欲昭法戒以訓世也隋志注云梁有三卷亡志復
以三卷著目馬總意林於成敗志三卷注云孫毓字
仲攷陸德明經典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
州刺史隋志題晉長沙太守或題汝南太守稱爵不
同要是休朗原書就所遷之官題稱故釋文隋志承
之至言字仲文義不具必屬脫誤耳書已佚意林僅
載二節又杜佑通典引孫毓奏議十餘條茲取其論

冠服二條附錄以與成人之義有關也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此處為多欄空白表格，可能為附錄或待錄內容。

孫氏成敗志

晉 孫毓 撰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
學猶植也不學將落馬總意 林卷五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
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同上

附錄五 禮駁二則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元
冠朱組綏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綏諸侯之冠也

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
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
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今始成卜擇令日而徧
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
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
記者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
可先服尊服轉而卽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
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
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以爲彌尊於意又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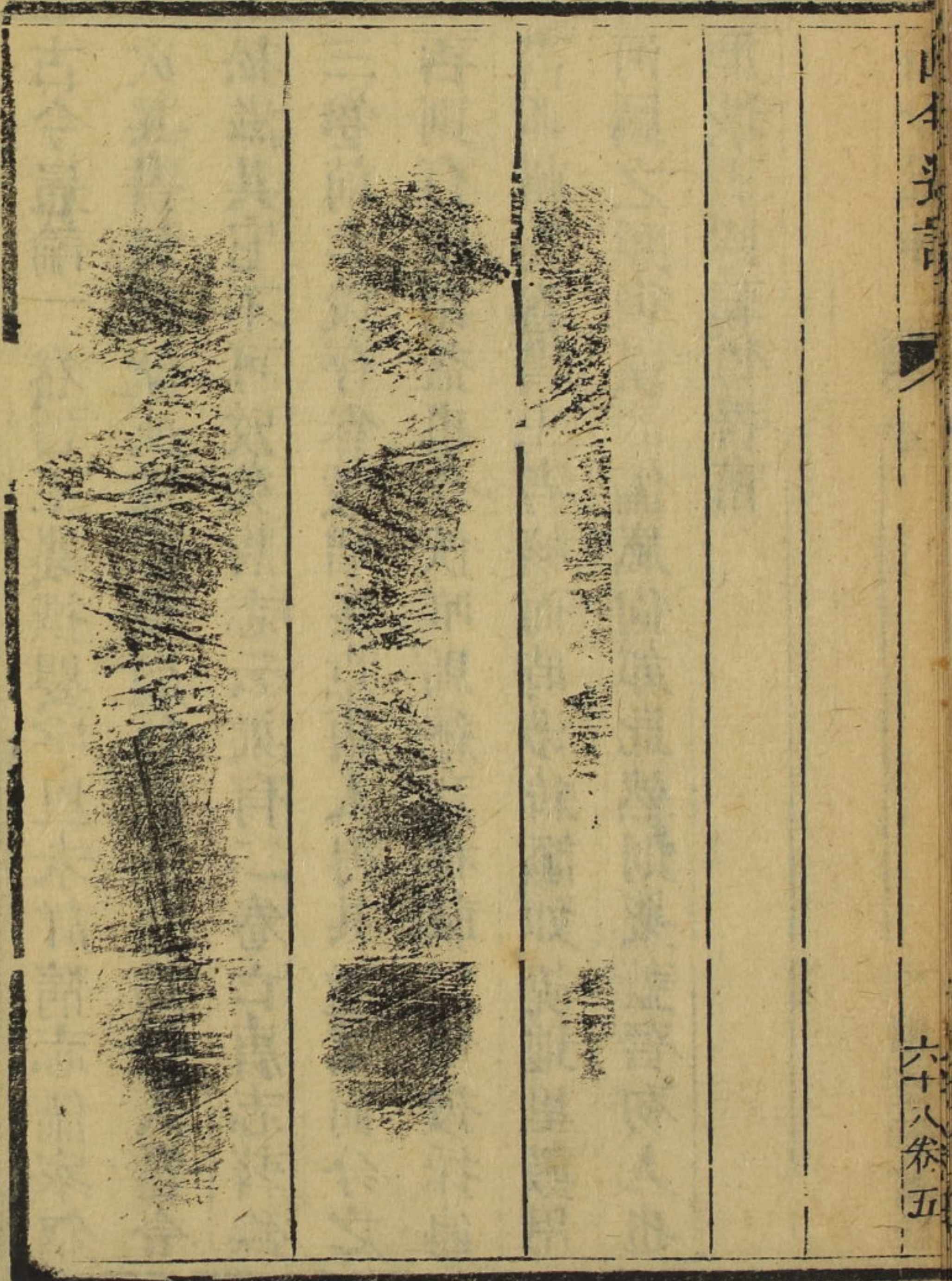
六十八卷三

通典卷五十六
引孫毓五禮駁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毓以爲一
加再加皆非禮也

同上

古今通論一卷晉王嬰撰嬰字里未詳隋志儒家叙
次其書於孫毓成敗志後題松滋令知爲晉人嘗令
松滋其它不可攷矣隋志云梁有二卷亡唐志著錄
三卷前亡後存卷數增多意唐人得其遺篇而分之
否則有所附益也今佚唯馬總意林載二節搜採他
書並輯爲卷書主考核而時涉緯讖如說地里數用
河圖之類後漢諸儒風尙如此然則嬰蓋晉初人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今通論

晉 王嬰 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鄉御覽引作和美

鄉方三千里五嶽御覽作岳之域御覽作城帝王之宅聖人所

生也馬總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六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

相生於竹帛謂之書意林卷五

夫地者厚三萬里凡八極之廣東西二十三萬三千

里南北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四

一 娜媛館補校

案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
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
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有九
阻中十之文德及而不治此云二十三萬三千里
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二十即二億蓋用河圖說
也

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奉度守道

使災不生御覽引脫奉度以下謂之太尉訓五品

據北堂書鈔補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

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

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

熙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引古今通語虞世南北堂

書鈔卷五十大尉引古今通典與仁隆化幽贊神

明奉度順道使災不生御覽無奉度二句又卷五

十二司徒引古今通語訓五品理人倫御覽作和

五教理人倫訓五品句當在和五教上茲併據補

又司空引通語云司空使法錯刑清事均民聚案

二書或作通語或作古今

通典皆通論之傳譌也

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為屋四雷

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太平

御覽卷五百三十一北堂書

鈔卷八十七引世世祭之句

太山上為天門值戶戶為明堂聖帝受天之宮也王

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

石紀號

太平御覽卷
五百三十六

化清經一卷晉蔡洪撰洪於晉書無傳劉孝標世說
 新語注引洪集錄云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
 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云洪仕至
 松滋令其書稱經蓋擬易而作曰化清亦楊泉太元
 類也隋志注云梁有十卷亡唐志復著錄十卷今佚
 唯馬總意林載其三節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等書
 亦間引之或稱化清論或稱清論意者經後立論如
 易之有傳其實一書也茲并輯錄附攷事蹟合為一
 卷舊列其書於儒家而細玩遺文頗涉元旨蓋自輔

嗣易興野文祖尚習俗使然於叔開何異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化清經

晉 蔡洪 撰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

馬總意林卷五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同上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

將文者且朴同上

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

陳彭年廣韻去聲三十九

過貨字注引蔡氏化清經羅泌路史前紀卷七羅莘注引云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是也反作

友未知孰是

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雞何必長鳴

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九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獸也

猶形乎勢觀况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

徐堅初學記卷二十

九引作蔡氏清論

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

太平御覽卷八

百二引蔡氏化清論

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藏之默默保此小朴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七十引蔡氏化清論

鏡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蔡氏清

化論按清化二字誤倒

附考

蔡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

從事舉秀才

洪集錄

洪仕至松滋令

王隱晉書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

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劉義慶世說新語

六十八卷十一

夏侯子新論一卷晉夏侯湛撰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官至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隋唐志並載新論十卷今佚惟見太平御覽引六節而已攷本傳載有抵疑一篇與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龍例不殊當是原書佚篇之一茲並輯錄按御覽引稱夏侯子亦稱夏侯子新論書題據加姓氏以別乎華譚新論梅子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夏侯子新論

晉 夏侯湛 撰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
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
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
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
王之言入闔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
觸八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

六十八卷十三
棲五葦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
文蕩馳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
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
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
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
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
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
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木猶

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廼金口玉音
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
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
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
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
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
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
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
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闢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

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囁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是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立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

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
青鎮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
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
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
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
充衛士之纍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
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
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滅其氣今子見僕

入朝蹙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嶠一世何
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
於枳落歸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
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
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顧故
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
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
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
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

悠者皆天下之彥也。風詒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立虛
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
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
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
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
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
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
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
吾之功唯桓文之勳抵摠管仲蹉霍晏嬰其遠則欲

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不重畜神獨善其身玄白沖
虛乞爾養真雖力狹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
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
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
翕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
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
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
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

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
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已
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
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
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
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
嗚呼是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
夫干將之水截蛟龍而鉞刀不能入泥
騏驎驪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敵百

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
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
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
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
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
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
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
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
尙隱遊以微文傳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

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駢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
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
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
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
其清塵

晉書本傳

雜篇佚文

紂亂太熟爛矣武王乃往伐之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引夏侯子
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引新論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涇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

同萬物不一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
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同上

一蠹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

太元經一卷晉楊泉撰泉有物理論已著錄此書倣
 楊子雲太元爲之亦擬易之類也梁元帝金樓子云
 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
 有太元經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但
 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也此皆不學之過矣梁
 代聚書極多故七錄有此書十四卷隋志但云梁有
 書已與物理論並亡至唐復出唐志題十四卷仍七
 錄之舊也今佚馬總意林載止六節攷太平御覽亦
 有引太元經而不見子雲書中者皆此書之佚文也

併輯為卷其占法卦名均不可見文辭清麗亦可讀
玩鄭樵通志藝文畧但作太元無經字以意刪去茲
仍梁隋之舊題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太元經

晉 楊泉 撰

怒如烈風喜如溫春

馬總意
林卷五

鸞鷓鳳子養牲高峙隱耀深林不食滓穢

同上

內清外濁弊衣裹玉

同上

十里九坎牛馬低昂

同上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

同上

強梁者亡掘強者折大健者跋大利者缺

同上

激氣成風湧氣成雨濁霧成雪清露成霜

同上

案
意林載此
一 鳳 媛 館 補 校

合上通為一節而說
意兩不相屬今分之

紫霓圍日其疾不割太平御覽
卷十四

明珠彈於飛寅甘不棲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太
元經案揚子雲太元經唐上

九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肉與復叶韻此則飛
與棲叶韻蓋泉襲雄語而微變其文也寅甘二字
義不可解案寅甘當作寅其許慎說文解字引易
夕惕作夕寅寅與惕義相近諫懼不安之意甘則
其字之
訛也

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太平御覽卷
三百八十八

鸞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

醜婦以明鏡為害無所逃其陋並太平御覽卷九百
十五原作一節文義

不屬今分
為二節

雞鳴晨雄雌宛頭隨後墮井河伯徐州太平御覽
卷九百十

八

素纓之鳴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狗

修頸之馬君子之貌何獨異耶太平御覽卷
九百十九

華氏新論一卷晉華譚撰譚字令思廣陵人官至散
 騎常侍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事蹟見晉書本傳此
 書建興中為鎮東軍諮祭酒時所作本傳云三十卷
 名曰辨道隋志注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
 撰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以十卷著目今佚惟初學
 記太平御覽各引一節北堂書鈔通典並引華譚集
 尚書二曹論篇以論稱蓋本新論之一後人收入全
 集耳又本傳載其答陳總王濟及或問三篇文詞清
 雋辨論明晰應皆採從本書並據補錄依隋唐志題

新論篇首標辨道存其初名餘皆依所引題之金樓
 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案此特指書同而
 姓名易涉於誤者言也夏侯湛梅子劉晝所著書並
 稱新論顧子新語顧譚撰唐志亦作新論加華氏者
 所以別於諸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華氏新論

晉 華譚 撰

辨道

晉書本傳云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

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
 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為我用
 塊然元默而象機為我運徐堅初學記卷十七
 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
 精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檢
 得失稽清濁以接存亡夫宿瘤嫫母經目而人不視

者何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貌而陳亡濮水以聲好而國滅夫何姪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為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不及奸以為政也

太平御覽卷五

百六十五

尚書二曹論

劉道真才識高妙一代名俊昔與梁相薛令長往見

之問曰薛君王吳何官

通典引作劉道真問薛令長在吳何官據北堂書鈔補

答曰為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

通高選吏部特取

通典無取字

一時之俊劉曰魏晉以來

俱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為是吳晉重吏部為非

北堂書鈔

引至俱爾別又引劉道真問薛令長曰漢氏至為非無獨謂二字並據通典訂正

薛令長通典

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以先廊

廟不足偏有所重

通典無以先二句

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

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為差重焉

北堂書鈔無人物難明句別引有為差重焉句謂吳晉為得而君何是古而

華氏新論

二 嬖嬖館補校

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能刊虛名舉沈朴者北堂書鈔別引

無劉難曰部盤石而名未齒也通典無此句故錄已成之

人位處三曹署通典已作以無聽曹採公卿譽而用

之者矣通典有曹字下作無煩乎聰明賊曹職典刑

獄難精是以欲重之北堂書鈔無此三句答曰今之賊曹不能

聽聲觀色以別真偽縣不能斷讖之尚書也夫在獄

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

得己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北堂書鈔無答曰已下通典有之北堂書鈔

卷六十杜佑通典卷二十三並引

人有精粗事有難易在於朝野者率難精擇此吏部

宜重者也北堂書鈔卷六十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

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

功名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

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

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

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接之王或是中才或

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頽風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
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
之器居官者曰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曰庶堯舜之義
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
實言雖當彼以爲誣策雖奇彼以爲妄誣則毀已之
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
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
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詬寵而伍
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

復是其輕者耳故自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
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
可得而成哉

晉書
本傳

答王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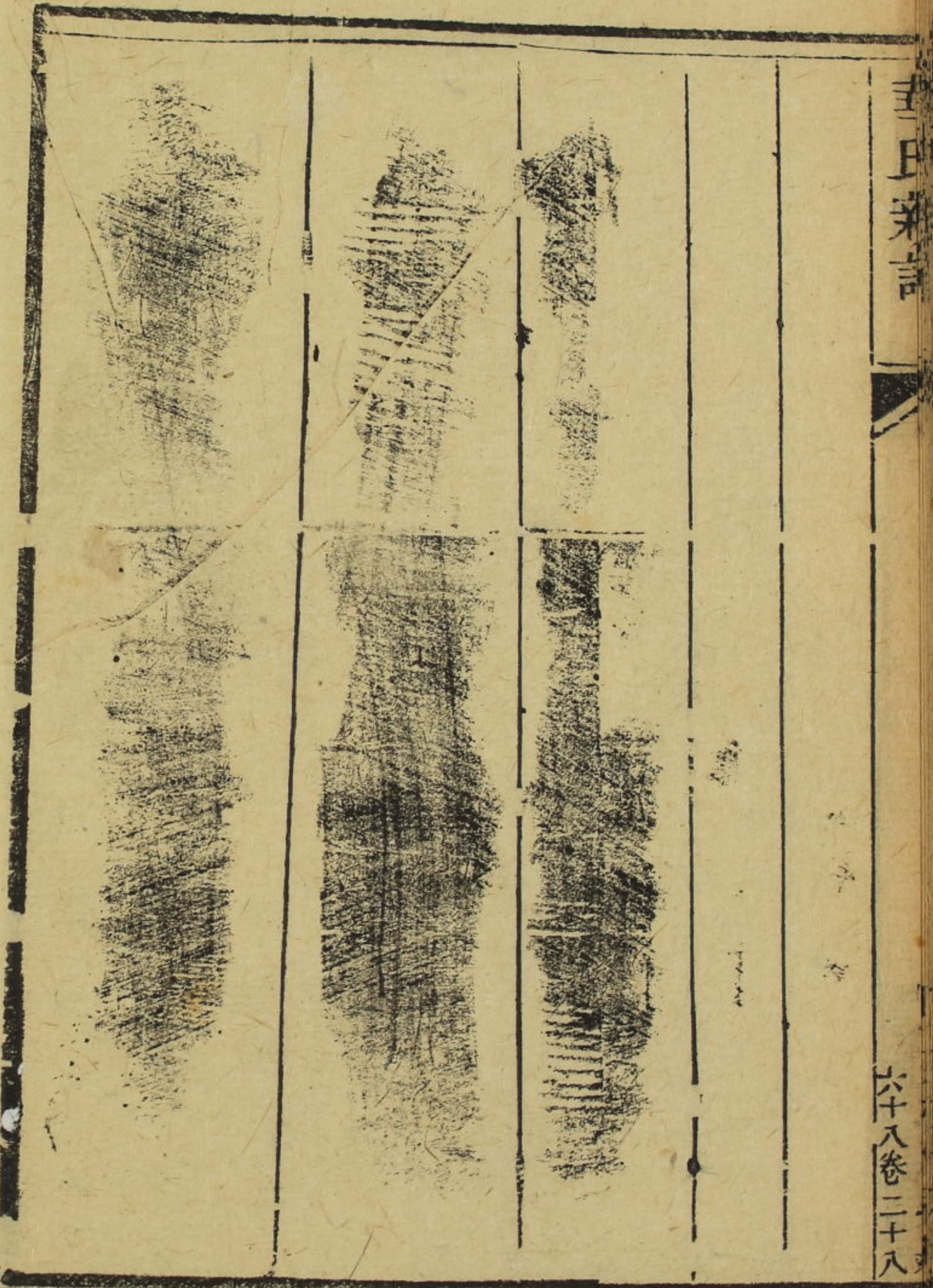
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
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
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
中域也是以明珠文目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
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
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
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
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
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
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同上

答或問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
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

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同上



梅子新論一卷晉梅氏撰名字里爵皆無攷據其書
 盛稱阮籍知爲晉人而已隋志注云梁有梅子新論
 一卷亡唐志不著錄馬總意林云梅子一卷今佚意
 林僅引一節又從太平御覽得二節附考合錄以復
 一卷之舊考御覽引有梅陶書又引梅陶自叙似梅
 子卽梅陶然隋志不標名未敢懸定別採入梅陶集
 中茲止題晉梅氏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梅子新論

晉 梅氏 撰

伊尹呂望傳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居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唯阮先生乎

馬總意
林卷五

梅子曰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葦以為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宮覆以緹幕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矣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

一 嫻媛館補抄

按晉書律歷志引楊泉記曰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葦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葦灰實律中以羅穀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引楊泉物理志曰宜陽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葦爲灰可以調律又卷八百七十一引作可以候氣焉又卷九百六十二引作可以同氣蓋一節文引之互異耳又按御覽卷四十二引阮籍宜陽記曰金門之

竹堪爲笙管然則楊泉及梅子所稱皆述阮籍語也

梅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劍四面斫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

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

志林新書一卷晉虞喜撰喜有論語讚注已著錄經
 編此書隋志載三十卷唐志二十卷今佚明陶宗儀
 輯十三節入說郛茲據校訂更採三國志注文選注
 史記索隱正義太平御覽等書補錄三十七節合為
 一卷書多雜論故事長於考據如齊斧之齊當為齋
 謂師出齋戒入廟受斧犧樽作犧牛形之類可訂經
 注諸書引並作志林加題新書依隋唐志目也歷城
 馬國翰竹吾甫

志林新書

晉 虞喜 撰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背有銘及吳時於

江水中得鐘上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徐堅初學

記卷十六先引吳時至人曉後引建武至有銘說郭因之案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引作一節據訂正唯建武二十四年作建武中吳時下脫於字末句作人莫識者依初學記改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引無之也二字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

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
人長撿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跪對乞請筆益兩
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戈
矛鈹爪叉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
局未終視其所執伎薪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

案此條與任昉
述異記所載同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
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瑗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
何所不可

王瑗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
也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蘆葦爲牢當罪木囚
不動或寃木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

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已上就陶宗儀說郭本校錄

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

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

字不同三國吳志孫破虜討逆傳裴松之注

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也子朗庶生也一名

仁同上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

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履道凡百餘卷順帝

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已百年年在耄悼禮

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

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

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

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

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

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以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

之死意矣同上

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吳志吳主傳注

吳之創基邵為首相

按孫邵也

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倚

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

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韋氏作史

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同上

吳主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

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

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

之於邵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

械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鄆有明文匡衡豈俗

儒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

二伐崇戴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

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

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

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

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睢呼為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

吳志吳主傳注

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引略

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

貢舉斯甚分明

吳志妃嬪傳注

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

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者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

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
 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
 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
 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
 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也言其
 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
 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戒斯乃性之寬簡
 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
 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譏于後永為世鑒

諸葛恪傳注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也

初學記卷

二十二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嘑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

鈞天樂已有此嘑

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

韋路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

文選曹子建洛神賦注

齊斧之齋當為齋側皆切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

故云齊也

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注引齊側皆切無當作齋三字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三有當作齋無側皆切三字校補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

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虞喜

古者主天官者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

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而稱之也史記

太史公自敘張正義

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臣受紀

同上

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

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

也齊得十二亦如之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

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史記高祖本紀

司馬貞索隱引虞喜

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

史記夏本紀索隱又惠景間侯者年

表索隱

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

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史記荆燕世家引姚察按虞喜

云

史記淮南衡山王傳左吳等案輿地圖輿地圖漢家

所畫非出遠也史記淮南衡山王傳索隱

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史記齊敬仲世家索隱引虞喜云

史記南越尉佗傳乃置酒介漢使者權介者因也欲

因漢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特介者間也以

言間特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為介胄則非也

史記南越尉佗傳索隱

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

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史記項羽本紀

正義

馬服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史記趙世家正義

義又范睢蔡澤傳索隱

馬陵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

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史記魏世家正義又秦本紀正義

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授羣形者也史記賈誼傳索隱

相如欲滅五帝之一以盈漢然以漢為五帝之數自

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滅或為咸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

事索隱以之明顯也

同上

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

又魏武謂陳琳曰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曰

生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

史記馮唐傳索隱

傾蓋者道行相遇駟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欵之義

文選

長安有狹

斜行注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

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遂擒蚩尤

太平御覽卷十五

今錢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

云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水至會

稽山陰為浙江是也

太平御覽卷六十五

江於彭蠡分為三是即韋說為謬按江自太湖出于

海屈曲七百里出鱸即吳左慈為王釣者

同上

贛榆縣有始皇碑潮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則見三

尺行有十二字

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

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

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

自爾乃知其形矣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景公為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

得穫秋風至兮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四引虞喜志

林說晏子說晏子是篇名

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邊者魚或

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

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為械謂鎧甲兜鍪也

太平御覽卷三

百五十六

廣林一卷晉虞喜撰隋志志林新書三十卷下云梁

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亡唐書藝文

志有虞喜志林新書二十卷又後林新書十卷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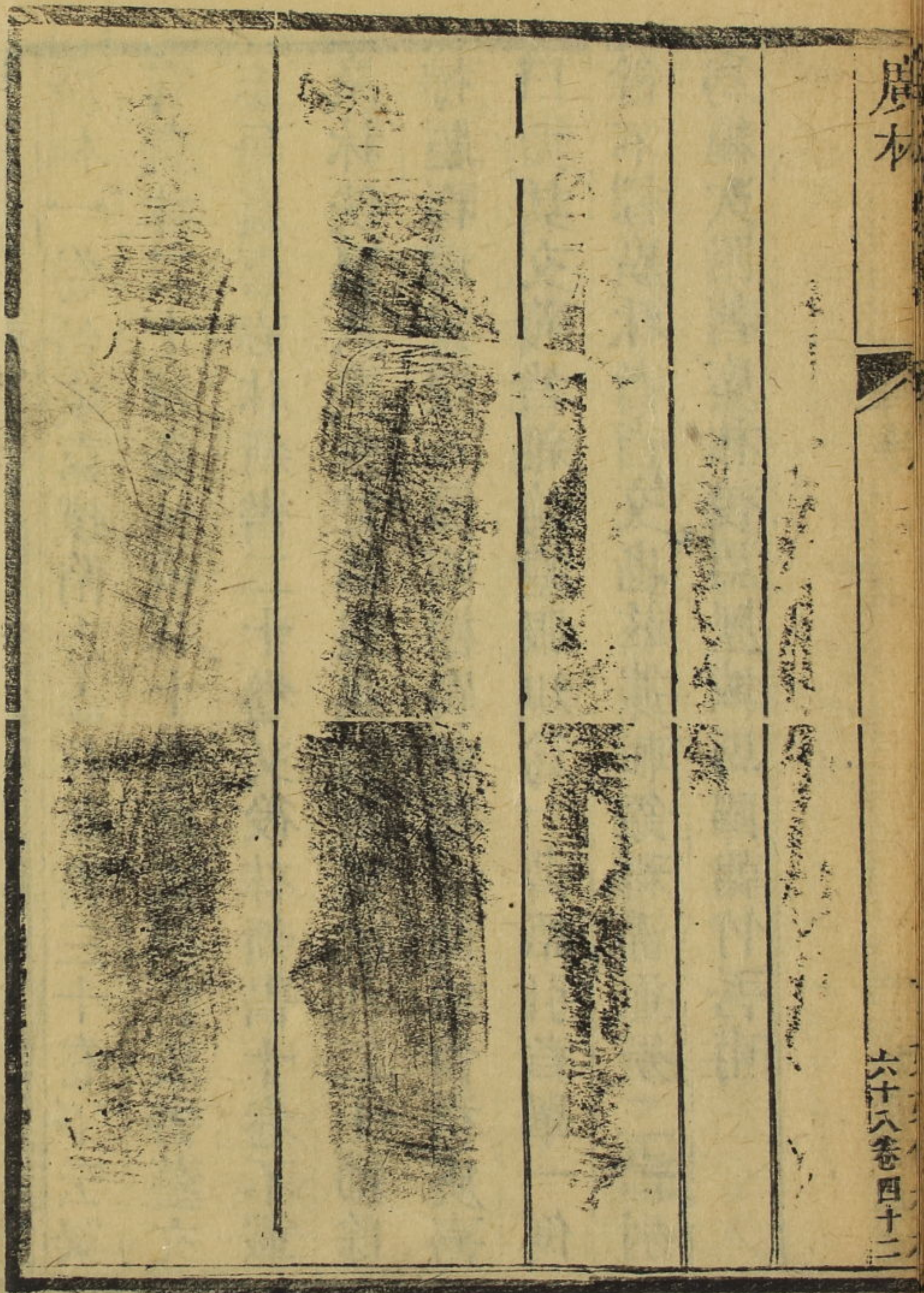
廣林佚已久矣攷杜佑通典引虞喜說凡二十節除

標題釋滯通疑八節明標廣林者一節他皆稱虞喜

曰循其文義皆雜論禮服知為一書語引者舉一例

餘不標廣林者省文也茲據輯錄釋滯通疑二書別

為編次附著廣林後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廣林

晉 虞喜 撰

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謂庶子身不繼
 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難曰禮文三發
 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
 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
 者必繼禰繼禰者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
 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

廣林

一 婦孺館補校

高曾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杜佑通典卷八十八引虞喜廣林

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

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為祖武王為禰祖非違廟

也周官宗廟而職曰宗祧周公不稱祖禰為違祧也

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儀以文

武逆云為遷主所藏矣

通典卷四十七引虞喜

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廟君毀其

藏處虞喜曰漢代章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穢朝議

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

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

通典

卷四十八

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

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墀終祫及

郊宗石室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以來

室中

通典卷五十唐司勳員外郎裴樞引虞喜當是一節文

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稱廟下太常議虞喜

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

為厭並立稱廟恩情兩伸苟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

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

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稱亦應在毀之例不應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

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奪尊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徐禪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旣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義矣然虞謂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

衛將軍虞喜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禮重應各立廟
 禪謂為克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申兄弟俱始為
 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
 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
 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此蓋先王以孝
 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意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
 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勲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
 計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之哉通典卷五十
一引虞喜
 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

為身為宗主奉脩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
 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
 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為例喜答曰
 謂庶子為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
 私情故為所生服止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
 皇姑從禮服重不繫於夫通典卷五十
九引虞喜
 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中興
 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所
 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

子拜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矣中

興謬從鈞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通典卷六十
七引虞喜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

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並存虞喜議曰法有大妨

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

吳氏後妻所宜軌制通典卷六十
八引虞喜議

虞喜答魏顥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為終三年也按禮

為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為齋制不復

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緝在

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尊卑

斬止三月未為怪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斬縗之受

非更斬也通典卷八十
七引虞喜

又答曰父為長子斬縗母為齋縗若不言其不恐母

與父俱當斬縗所以別耳非謂明終斬之議耶同

或問曰喪服經傳為舊君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

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而廢疾理得

同不喜正之曰廢疾沉淪罔同人伍不論臣道齋縗

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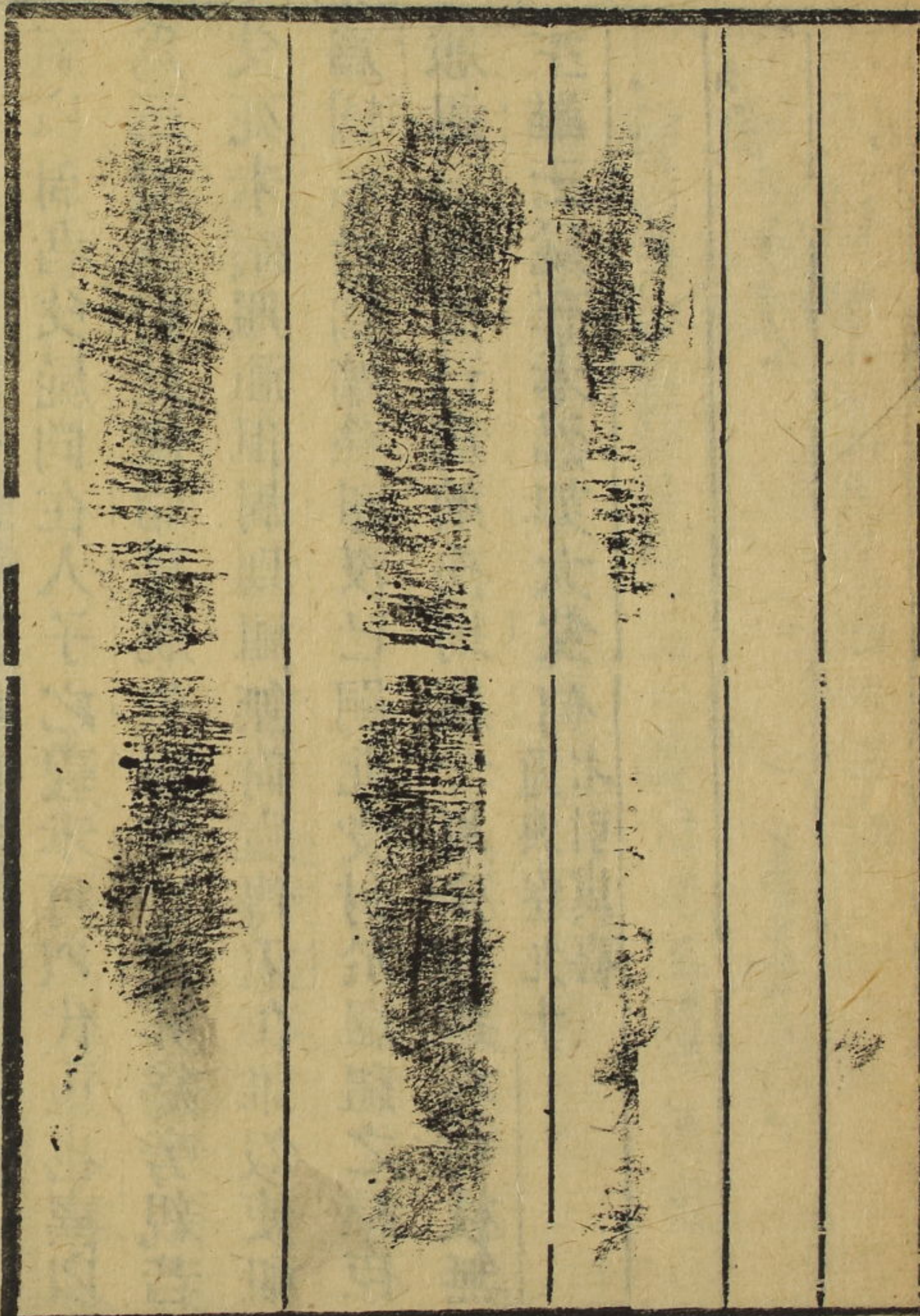
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

耳通典卷八十
九引虞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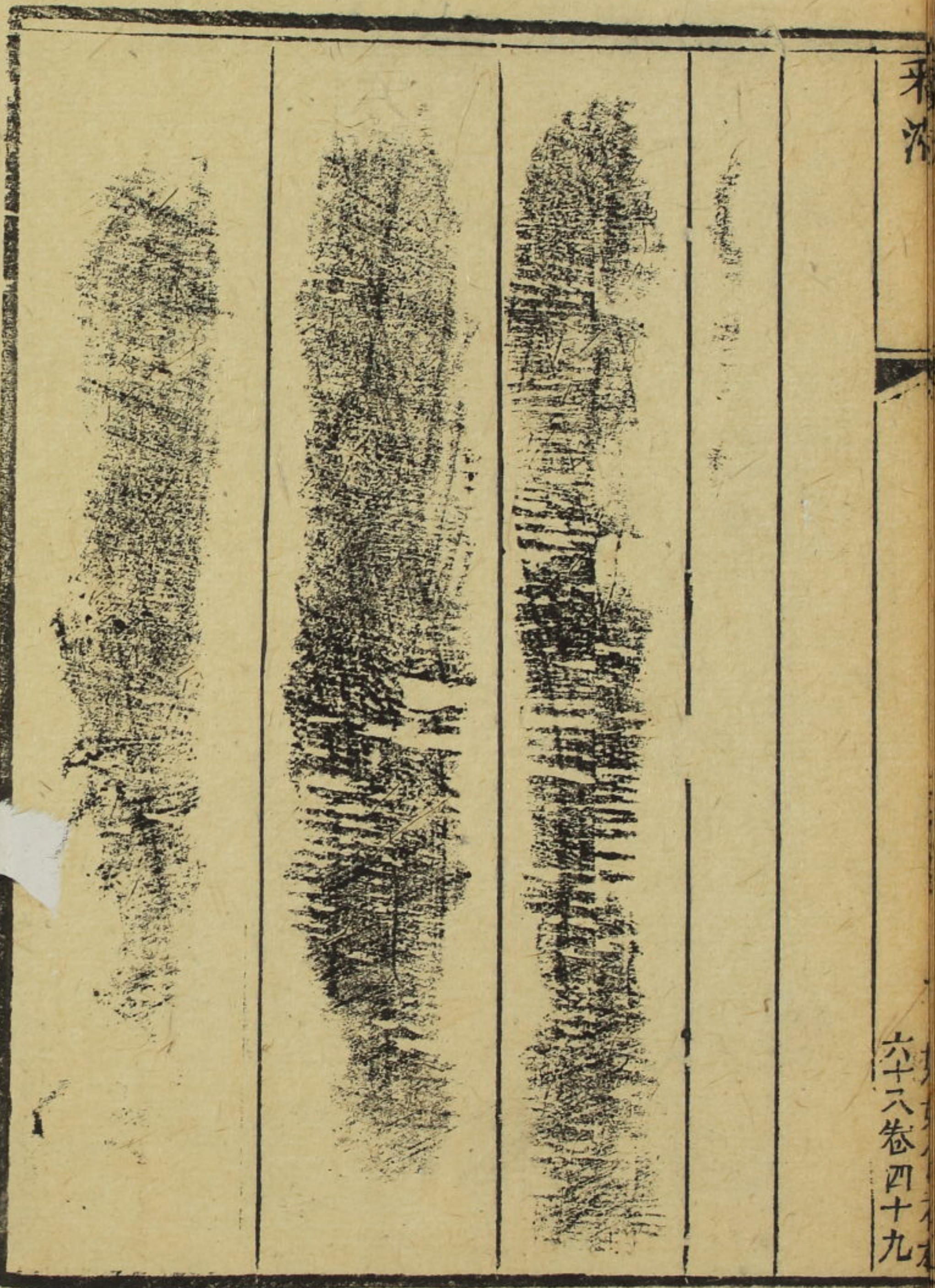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為後元孫之婦從周曾孫之婦尚存纔總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為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元孫為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服猶為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通典卷九十
六引虞喜

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為父後者也父未殯服

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為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為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為國君已為嫡孫祖沒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為嫡孫則服一周齋綴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通典卷九十
七引虞喜



釋滯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載喜所著書無此書之
 目杜佑通典引三節題曰虞喜釋滯喜別撰此而史
 志佚之耶抑其為志林廣林後林篇日之一耶疑不
 能明仍依通典原題錄存一種其說大夫降其旁親
 為士者一等云為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
 以滕伯文周代諸侯而從殷禮識議明通唯駁鄭氏
 禮注再祭練祥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以時為日
 庚蔚之譏其不近人情分別觀之可已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釋滯

晉 虞喜 撰

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
 旁親為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按喪
 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
 而始為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
 顛倒豈禮意哉然皆有意此為據諸侯成例包于大
 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為大夫不降諸父二代

禮記

二 國慶館補校

為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為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菜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為大夫者名例相准不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

杜佑通典卷九十三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為之服也此當出逸禮採之以為義滕伯文為叔父齋縗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爾非獨一人指論滕

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

通典卷九

三十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元曰再祭練祥也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虞喜曰若如鄭意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准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元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猶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

釋滯

六十八卷五十一

日也非三月之時亦一日再祭檀弓曰是日也以吉

祭喪祭

通典卷一百三引虞喜釋疑案疑為滯字之誤

通疑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並不載杜佑通典與虞

喜釋滯並引皆論禮服而此則論劉智喪服釋疑以

通疑名意其因劉書而作如王基毛詩駁韋昭辨釋

名之類與從通典輯錄五節仍其原題與釋滯比次

附廣林之後即以補後林之缺焉可也歷城馬國翰

竹吾甫

通疑

序

一 婦孺館補校

通疑

晉 虞喜 撰

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
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

黨也

杜佑通典
卷九十五

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
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為妾子為徒從妾身為
屬從於理通不虞喜通疑曰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
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

通疑

一 鄭媛館補校

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為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

同上

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不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為衍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

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

通典卷九十八

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

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為親母黨服為繼母之黨不
 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為祖後如子所言妾母
 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
 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賤雖服
 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
 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同上
 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
 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
 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生死

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然則言不宜制服
 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
 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
 孝篤稱之虞喜通疑曰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
 所能僅行非凡人之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
 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同上

于子一卷晉于寶撰寶有易注周禮注司徒儀已各
 著錄隋志儒家注載梁有于子十八卷亡唐志有于
 寶正言十卷又立言十卷今佚洪邁容齋隨筆載馬
 總意林引用子書之目有于子今意林中亦缺攷杜
 佑通典載寶駿招魂議一篇又荆楚歲時記太平御
 覽並引于寶變化論佚說之存僅此茲據輯錄題依
 隋志改于爲干者于本干字之訛也說具於易注錄
 中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千子

駁招魂議

晉 干寶 撰

時有招魂葬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
 亂屍柩不反時亦大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今魯國
 周生以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証實以爲人死神
 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
 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形失於彼穿塚於此知亡
 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

千子

一 椰 懷 館 補 校

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于寔寢豈唯斂屍亦以迎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為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為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匿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

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杜佑通典卷一百三

陰陽自然變化論

稻成荃麥成蛺蝶宗懔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卷二十三並引干寶變化論陸佃埤

雅釋蟲引干寶

驪龍之眸見百里織芥埤雅釋魚引陰陽自然變化論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並同上

蟾蜍擲糞自其口出同上引自然論

睚鳩不再匹埤雅釋鳥

鷺目成而受胎鸛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交枝

同上

蜂無王而盡死埤雅釋蟲

騰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蝙蝠夜值庚申乃伏並同上

鵠之為猿蛇之為鼈同上引變化序

顧子義訓一卷晉顧夷撰晉書無夷傳字里未詳隋志儒家題晉揚州主簿此官爵之可攷者書稱顧子十卷唐志作顧子義訓十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之刪除重複得十二節或有一書兩引而文句異者由非出一人之手或於門類中截取要略也茲並訂正為卷書多規擬論孟與門人語直書子謂子華假遇紫陽定議以荆楚之僭然趨步之殷懷亦正可於此見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義訓

晉 顧夷 撰

或人有玉杯以示顧子顧子曰子之玉杯恐不但以

繫酢漿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迹耳子

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

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節食瓢飮未始失

其樂矣予可得無好乎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引顧子儀訓曰三墳五典粲

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文多脫略義作儀亦誤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引同又卷四百六十八引此節

文較為完
整據錄

或問人之寺門有鼓何為顧子曰夏禹縣鼓於門以
納諫者此遺風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以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

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徐堅初學記卷十八

登高使人意退臨深使人志清文選張景陽雜詩第九首李善注

顧夷子與子華遊於東池夷二字無顧子華曰水有四德

池為一焉一脫沐浴羣生流澤一作深流萬世是仁也無

是字揚清激濁蕩滌塵穢一作蕩是義也柔而難犯下同

一脫弱而難勝是勇也一脫導江疏河變一作惡盈流

謙是智也顧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太平御覽卷五十八又卷六十

七兩引
互校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引顧子
義訓

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

然晏嬰之忠著於竹帛梁邱之佞于今不絕亦惟公

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七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

顧子義訓
二 嬭 嬭 館 補 校

泣擗踊遇其喜也則欲荒淫流酒遇其樂也則欲歡

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七又卷四百

六十八兩引互異參按訂正

子謂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

妻柔是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

五遇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太平御覽

卷四百六十八

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顧子顧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

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顧子曰子之所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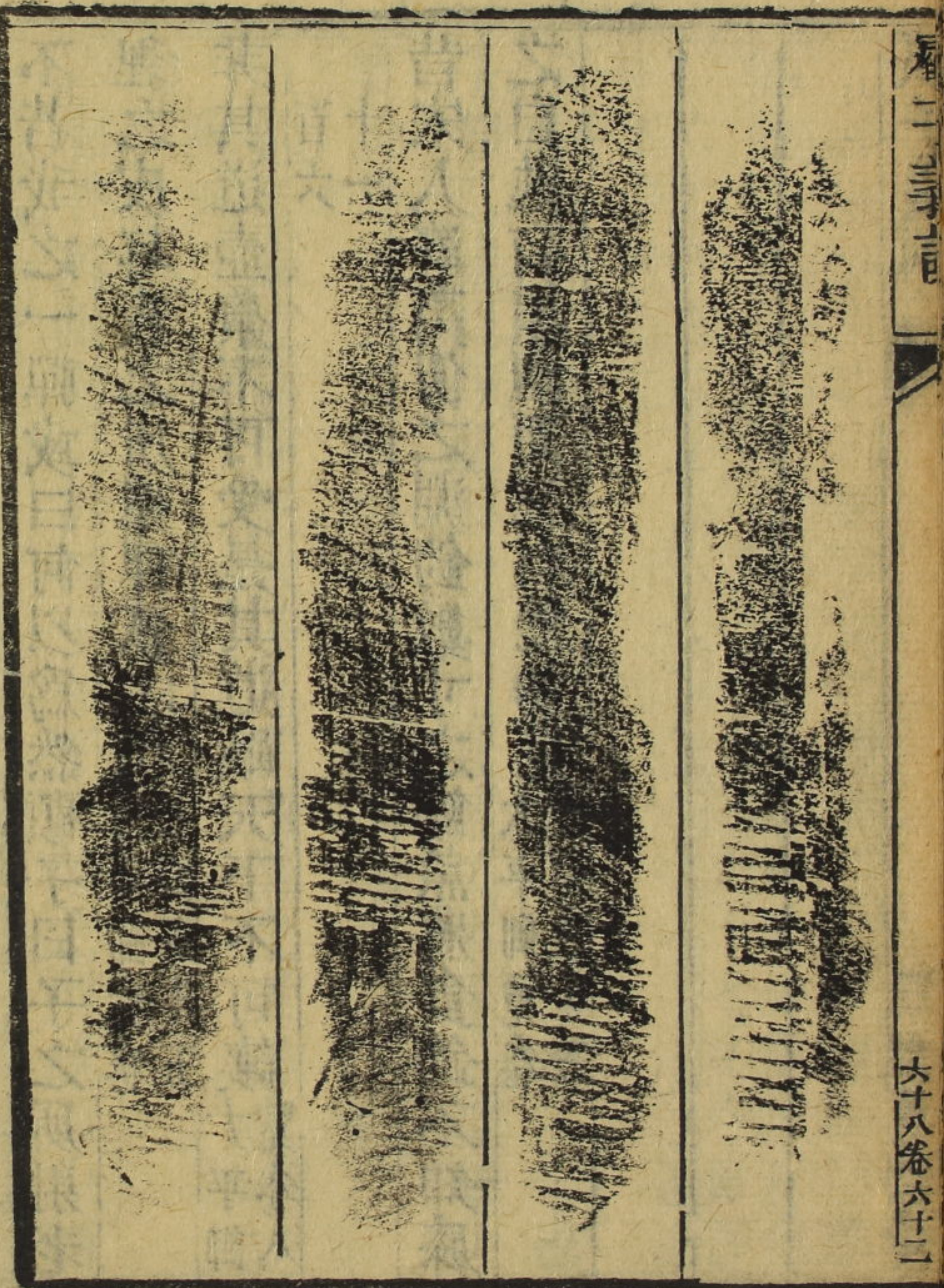
狸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

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一

百六十一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釣不知膝

之自進有頃墮而死利能誘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



讀書記一卷隋王劭撰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爲齊
 太子舍人入隋官至秘書少監北史本傳於所撰隋
 書八十卷譏其詞義繁雜於所撰齊志二十卷齊書
 紀傳一百卷譏其文詞鄙野而獨稱此書云指摘經
 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唐志儒家
 有王劭讀書記三十二卷今佚從禮記正義春秋正
 義史記索隱輯錄一帙其書尚考據與顏氏家訓相
 似史稱在齊待詔文林館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
 論古事有所遺忘訪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淹

博擅長於此見一班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六十八卷六十三

讀書記

隋 王劭 撰

曲禮稷曰明粢劬勸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

立入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

禮記曲禮下孔穎達正義

左傳昭七年今夢黃熊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
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鮫化為
熊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
而弗占兮晝言語而暮終羸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
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鼃兮鮫殛變而成熊二者所

讀書記

一 鄭經補校

韻不同張叔用舊音傅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春秋

昭七年正義

史記秦始皇本紀媯毒賈侍中說秦始皇母予媯毒

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媯毒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貞素隱

丞相隗林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研權

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縮二人列名其作

狀貌之狀時令技寫親所按驗

會稽立石刻文云德惠脩長按張徽所錄會稽南山

秦始皇碑文脩作攸

秦始皇本紀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

惠公其七年百姓始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

劬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

公辭即難憑時參異說並同上

項羽本紀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言半量器名容半

升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

田齊世家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按紀年云齊桓

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大夫

之字或紀年之說史記田齊世家索隱

宣王名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此時鄒忌死已四十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以此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也同上

孫子吳起列傳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蓋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

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

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做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索隱

蘇秦列傳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揣摩意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為一篇也史記蘇秦列傳索隱

張儀列傳為文檄按春秋後語丈二尺檄許慎云檄

二尺書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

穰侯列傳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按定陶見有魏

冉冢作陰誤也史記穰侯列傳索隱

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人為

衍字軻親業孔伋之門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

孟嘗君列傳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

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

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齊王弟明也史記

孟嘗君列傳索隱

平原君列傳公等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

從之貌也史記平原君列傳索隱

魯連鄒陽列傳富比于陶魏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

比陶魏謂此云耳史記魯連鄒陽列傳索隱

呂不韋列傳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曰帝太后秦不

用謚法此蓋號耳史記呂不韋列傳索隱

刺客列傳左右乃曰王負劍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

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劔史記刺客

列傳索隱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九

子編農家類

神農書一卷

野老一卷

范子計然三卷 周范蠡

養魚經一卷 周陶朱公

尹都尉書一卷

汜勝之書二卷 漢汜勝之

蔡癸書一卷 漢蔡癸

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

嫻媛館補校

養羊法一卷 漢卜式

家政法一卷

玉燭寶典一卷 隋杜臺卿

園庭草木疏 唐王方慶

千金月令一卷 唐孫思邈

齊人月令一卷 唐李淳風

保生月錄一卷 唐韋氏

四時纂要一卷 唐韓鄂

種樹書一卷 唐郭橐駝

神農書一卷相傳炎帝神農氏撰案漢書藝文志農
 家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神
 農大幽五行二十六卷雜占家神農教田相土耕種
 十四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神仙家神農雜
 子技道二十三卷其農家二十篇注六國時諸子疾
 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師古曰劉向別錄
 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田此類推凡志所載篇目大
 抵皆依附為之今其書並佚考唐開元占經載有八
 穀生長一篇差為完具又亟引神農古數節管子淮

神農書

序

卿媛館補校

南子漢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之法
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農求雨書得有篇
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文散句時見傳注所引併據
輯錄不可區分統入農家至他書所引食禁別採集
與本草相次不錄於茲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神農書

八穀生長篇

禾生於棗出於上黨羊頭之山右谷中生七十日秀

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寅卯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一

一百十

黍生於榆出於大梁之山左谷中生六十日秀四十

日熟凡一百日成忌於丑同上

大豆生於槐出於沮石之山谷中九十日華六十日

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於卯同上

小豆生於李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六十日華五十

日熟凡一百一十日成忌於卯同上

穉生於楊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

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午同上

蕎麥生於杏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二十五日秀五

十日熟凡七十五日成忌於子同上

麻生於荆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

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未午辰亥日同上

小麥生於桃出須石之山谷中生二百日秀六十日

熟凡二百六十日成忌於子同上

稻生於柳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八十日秀七十日

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於亥同上

五穀生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日種者無實又難生

以忌日種之一人不實同上

禾生於巳疾於酉長於子老於戌惡於丙丁忌於寅

卯同上

黍生於寅疾於午長於丙丁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

忌於丑同上

豆生於申疾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惡於甲乙忌於丙

丁同上

麥生於酉疾於卯長於辰老於午死於巳惡於戌忌

於子同上

太歲在四孟葶藶子熟時可種禾豆夏至時百五十

日地氣上時可種麥丑未辰戌是也同上

太歲在四仲樵熟時可種禾豆夏至可種黍麻夏至

後九十日地氣上可種麥子午卯酉是也同上

太歲在四季以蠶臥起時可種禾豆夏至前五十日

可種稻黍糜夏至後八十日地氣上可種麥寅申巳

亥是也同上

占篇

正月上朔有風雨三月穀貴石五百錢同上

八月有三卯麥大善無三卯麥不善同上

凡蟲食李則黍貴食棗粟貴食杏麥貴食荆麻貴食

桑絲貴

正月上朔日風從東來植禾善風從南來植黍善風

從北來種禾善四月四日風從東來植豆善西來四

日至七日中善七日至十日稚善十四日無風不可
 種豆從冬至日到來年滿六十日有大風雨折樹麥
 大善從平朔至食時植麥善至日中中麥善至日入
 稚麥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可種四月朔日風從東
 來從平明至辰時植麥善至日中中黍善至日入稚
 黍善正月朔日入清明蠶善同上
 正月有甲子糴初貴後賤同上
 正月上辛温者善風寒者不好同上

數篇

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
 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
 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管子輕重十一揆度
 第七十八引神農之
 數

法篇

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
 織天下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作土有當年而不耕
 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
 年而不績者則天
 下或受其寒矣故天子親耕后如親織以爲天下
 先劉子新論有此三句
 春秋作故夫親耕妻
 親績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

用之物淮南子有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

不力者無以揜形劉子新論作是以其耕不强無以

漢書注故上無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淮南子有衣食

饒溢劉子新論作足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劉子新論

無而字均作和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以行其威故衣食

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劉子新論有此四句

論貴農篇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文子並作神農之

法文句互有詳略異同呂氏春秋愛類篇引首六

句作神農之教

教篇

肖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

也漢書食貨志引神農之教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

十五昭明文選卷三十六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

才文李善注引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後漢書光武

紀贊章懷太子注引無

帶甲句脫有字而字

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農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

羅泌路史後紀卷三炎帝神農氏紀引又設教曰

云云案此見三墳書神農政典偽篇本不足取徵

羅氏引此文豐作充專作衷校三墳有異字

或別據神農佚篇故僅取錄此節餘皆不錄

求雨篇

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為青龍又為火龍東方小

坤農書

五 娜媛館補校

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為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
 雨命為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為白龍又為火
 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為黑龍北方老人舞
 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
 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路史引作如此不雨神
 山路史訛作仙積薪擊鼓而焚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百路史餘論卷二並引
 神農求雨書

雜篇

夏曰成養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四

湛濁為地藝文類聚卷六

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為尸涇地為不凍君為
 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太平御覽卷二十八

羅莘路史注

承為民賦二十而一路史注

野老書一卷撰人名氏闕案漢志農家有野老十七
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
種故號野老隋唐志皆不著錄書佚已久攷呂氏春
秋載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家宛斯先生繹史云
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茲據補錄書中稱
后稷語古奧精微其論得時失時形色情狀洵非老
農不能道以此勞民勸相洵堪矜式宜呂氏賓客取
載多篇與周公月令相輔而行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野老書

序

海媛館補校

野老書

上農篇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
 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
 安主位尊次易用呂氏春秋舊本脫用字據太平御覽卷七十七補民農則重重
 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
 御覽復作厚亢倉子農道篇作複其產復則重徙重微則死其處而
 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
 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

野老書

鄭媛館補校

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居心民舍本而事
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
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
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
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
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
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
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
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
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
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
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
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
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
敢灰繆纒網置罽不敢出於門罽罟不敢入於淵澤

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籛喪以繼樂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呂氏春秋卷二十六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畍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圍而糠薄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畍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耑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七引作孟夏之山百穀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

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同上

辯土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為

其唯厚而及餒者蒞之堅者耕之澤其鞫而後之上
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
參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肱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
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
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
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
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
剛欲小以深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李善注引
此深作清亢倉子作剛欲深以端下得
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
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
餘熟有穰也必務其培其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
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
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

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
 夫心中央帥為洽風文選注引作夫必中央師為洽風又引注云必於苗中央師師
 然肅洽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賈思勰齊民要術引居
 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亢倉子作俱
 多穀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
 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
 扶疏樹燒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燒而
 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
 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

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真色剛土柔種免耕殺
 匿使農事得上同

審時篇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
 穰必遇天蓄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
 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亢倉子作耨之
 容援耘此之謂耕道是故得時之禾長稈長穗大本
 而莖殺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
 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

芳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亢倉子末作小

莖穗閱而青零亢倉子多糝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

而微下穗芒以長亢倉子穗下有字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

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飽御覽卷八百四十二作不飽先時者

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御覽作葉高後時者小

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御覽作米令注云令新也

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

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御覽卷八

百二十九先時者木大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糝御覽卷八

益作糝

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糝虎辭

米不得恃御覽無處字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

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

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

舊訛作莢據初學記御覽改正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

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

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

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

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

七 娜媛館補校

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附動
蚰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
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
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
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
香其味甘其氣章百口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獻智四
衛變疆殫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
正五穀而已矣

同上

